

華沙條約組織的質變與量變

尹慶耀

蘇俄最忌的是東西兩面作戰、腹背受敵。不僅在軍事上，就在政治上亦復如是。過去的東西兩敵是日本與德國，而今連共產集團內部的中共與東歐，也充滿了敵意。它在有效對付中共之前，必須加強對東歐的控制。反言之，要有效控制東歐，必須對中共增加壓力。可是現在，珍寶島事件未了，捷克又出了問題。依然是顧此失彼，手忙腳亂。

一 華約組織的由來

蘇俄控制東歐的兩條紐帶，一是「經濟互助委員會」，本刊八卷六期業已談及；二是華沙條約機構，這是本文要談的題目。

華沙條約本名「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是蘇俄東歐集團對抗北大西洋公約的軍事組織。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英、法、美、加等十二國簽訂北大西洋公約於華府，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該等國家又簽訂巴黎協定，北約組織業經具體化，這使得共產集團大感恐慌。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蘇俄曾照會和它有外交關係的歐洲國家及美國，建議召開全歐會議，討論建立集體安全體系，其目的在破壞北約的組成，但它的建議為美、英、法等拒絕，乃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二日，糾合俄、波、捷、東德、羅、匈、保、阿等八國，在莫斯科舉行所謂歐洲國家保障歐洲與安全會議，宣稱在巴黎協定被批准時，上述各共產國家在組織武裝力量司令部方面，決心共同採取措施。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巴黎協定被批准生效。蘇俄等八個共產國家，也於同年五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在華沙舉行會議，締結八國「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這就是華約組織的由來。

該條約共十一條，於一九五五年六月生效，有效期間二十年，惟「如簽約國各方，在這一期限滿前沒有向波蘭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宣佈條約無效的聲明，條約繼續生效十年」（第十一條）。這一條的後半，附有「如在歐洲建立了集體安全體系，並為此目的締結了全歐集體安全條約（這是締約國

將堅持不渝地努力爭取的），本條約將在全歐條約生效之日起失效。」的說明。

這個條約的簽字人為：

- (1) 蘇俄——代表團團長總理布加寧 (N. A. Bulganin)。
- (2) 波蘭——代表團團長總理西倫凱維茲 (J. Cyrankiewicz)。
- (3) 捷克——代表團團長總理西羅基 (V. Široký)。
- (4) 東德——代表團團長總理格羅提渥 (O. Grotewohl)。
- (6) 匈牙利——代表團團長總理海戈什 (A. Hegedus)。
- (7) 保加利亞——代表團團長總理契爾文科夫 (V. Chervenkov)。
- (8) 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總理謝胡 (M. Shehu)。

如前所述，華約組織原為對抗北約而設，因此，它的成員就以蘇俄與東歐國家為限。但是，毛共和它，也并非全無關係。

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蘇俄封鎖柏林交通，掀起了一場危機，這恐怕是促成北約組織面世的真正原因。這次柏林危機，為盟方的大空運所突破，引起西方對蘇俄的戒備，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柏林封鎖解除，蘇俄在歐洲的收穫不大。但另一方面，柏林危機掩護了毛共在中國的叛亂，則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而毛共偽政權成立後，也曾軍事上與蘇俄合作。因此，當華沙條約簽字時，毛共會派當時的偽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為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列席。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的華沙條約會議，則由聶榮臻任觀察員。換言之，毛共對於華沙條約組織，最初是採取贊助的態度。

二 華約的機構與兵力

華沙條約機構設有政治協商委員會和武裝部隊聯合司令部。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通常由各成員國黨魁、總理、外長和國防部長等出席，因此也被稱為首腦會議。這個會議決定防衛力的加強與聯合武裝部隊的組織等重要問題，規定每年召開會議兩次，事實却沒有那麼多。

武裝部隊聯合司令部設在莫斯科，總司令一職向由俄人擔任，現任總司令為蘇俄國防部第一副部長雅庫波夫斯基(Ivan Yakubovskiy)元帥兼任，副司令由其他成員國國防部長或軍事領導者擔任。現任總參謀長則為蘇俄的斯蒂敏科(Sergey Matveevich Shimenko)大將。

武裝部隊聯合司令部，統率根據協議撥歸其指揮的各國武裝部隊，據路透社報導，這個聯合武裝部隊有陸軍八〇萬，其中俄軍佔三〇萬(註一)。不過，一般人推測，一旦戰事發生，各成員國的兵力，將大半撥歸聯合司令部指揮，茲將華約各國兵力統計，列後參考：

華沙條約國家兵力統計

(單位千人 1968年9月當時)

	合計	陸軍	海軍	空軍
阿爾巴尼亞	三八	三〇	三	五
保加利亞	一五三	一二五	六	二二
捷克	二二五	一七五	一	五〇
東德	一二六	八五	一六	二五
匈牙利	一〇二	九五	一	七
波蘭	二七四	一八五	一九	七〇
羅馬尼亞	一七三	一五〇	八	一五
蘇俄	二、九七〇	二、〇〇〇	四六五	五〇五

(蘇俄除表列者外尚有戰略火箭部隊約二五萬人)

華沙條約組織的量變與質變

資料來源：1968.9.13. 英國戰略研究所報告：「1968—69年兵力比較」。阿爾巴尼亞已退出華約組織，其他國家的部隊，究有若干劃歸聯合司令部指揮，以及那些部隊對蘇俄效忠的程度如何，外人是容易弄清楚的。

華沙條約組織自成立以來，經過了幾個階段。在第一階段，蘇俄只利用華沙條約作為它向西方發動和平攻勢和進行某項交易時的工具，把東歐國家當作保衛蘇俄的緩衝地帶。它不信任東歐國家的軍隊，也不熱心去加強那些國家的軍事力量。因為一九五六年二月克里姆林的反史運動，誘發了東柏林和波茲南的暴動，以及匈牙利的抗暴革命，羅馬尼亞的一部分軍隊也發生了動搖。蘇俄認為，把現代化武器交給這些國家的軍隊，簡直是給它自己造成一種威脅。因此，它只把一些破爛武器交給那些國家，另一方面却加強蘇俄在東歐各國的駐軍。從一九五六年末到一九五七年初，蘇俄曾和波蘭、東德、羅馬尼亞、匈牙利簽訂了「駐軍地位協定」。當時捷克和保加利亞，沒有蘇俄的駐軍。一九五八年，蘇俄撤退了駐羅馬尼亞的軍隊，同年六月蘇羅的「駐軍地位協定」也就失了效。

一九五七年初，蘇俄洲際飛彈實驗成功，第一顆人造衛星也打上天空，它就利用此一優勢，叫囂裁軍、北約和華約兩機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撤退外國駐軍、廢除外國軍事基地等等，發動和平攻勢，聲言如果排除了西德復仇主義的危險，則華約機構隨時可以解消。但蘇俄的和平攻勢却加深了匪俄的分裂。

一九六〇年七月，蘇俄派其當時的國防部第一副部長(現任國防部長)格列奇柯(A. A. Grechko)出任華約聯軍總司令。從那時起，蘇俄除自行擔任戰略核武器的嚇阻任務、把東歐置於它的核傘保護下外，也把地對空飛彈、地對地飛彈等新式武器供給東歐。而格列奇柯則把華約機構所屬部隊各階層的組織、編制、裝備、訓練等等，力求標準化，也就是完全俄化。在此一階段，蘇俄是利用華約組織，加強控制東歐，以阻止由匪俄衝突所引起的「自主」趨勢。

三 華約的量變與質變

東歐各國的「自主化」要求，并非單純由毛共所引起，蘇俄本身也有着

推動的作用。蘇俄的「和平共存」策略，暫時緩和了東西歐的緊張局勢；蘇俄本身也在實行的「經濟改革」，促醒東歐圖謀與西方接近，為自己在經濟上找尋出路。在此情形下，華約組織的存在，已失去其重要意義。於是，成員國之間對於華約機構漸有煩言。

一九六六年五月，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N. Ceausescu)分函其他成員國，提出：(一)成員國沒有必要讓蘇俄軍隊駐留；(二)羅馬尼亞不同意分擔成員國內外國駐軍的經費，該項經費應由軍隊所屬國家(蘇俄)自行負擔；(三)某些成員國需要外國駐軍，應由關係國雙方另訂協定辦理；(四)聯合武裝部隊總司令一職，沒有必要經常由俄軍將領擔任；(五)戰略、戰術核武器之使用，應由成員國締結協定辦理(註二)。同年七月四日至六日，華約政治協商會議，再度提出召開全歐會議的要求，及承認第二次大戰後邊界并阻止西德獲得核武器。一九六七年一月底，羅馬尼亞不願其他成員國的意見如何，逕自與西德建交。

羅馬尼亞的態度引起東德的極端不滿，和西德有着邊界問題存在的波蘭也大起恐慌。蘇俄的反對，自然不在話下。但保加利亞、匈牙利甚至包括捷克在內，都曾準備步羅後塵。這使得蘇俄不得不加強壓力，首先使波蘭、東德和捷克之間，於一九六七年三月，互締「友好互助條約」，組成鐵三角。又迫使匈牙利於同年五月十八日，保加利亞於九月七日，分別與東德簽訂「友好互助條約」。方才壓住了陣腳。

羅馬尼亞與西德建交，是爲了增進貿易和雙方經濟合作的關係。這不僅是羅馬尼亞的需要，其他東歐國家尤其原本是西方經濟社會一員，而目前正積極推行經濟改革的捷克，其需要的迫切，或許更甚於羅馬尼亞。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親俄派的捷共第一書記諾沃特尼(A. Novotny)辭職，由杜布契克(A. Dubcek)繼任，後者所率領的革新派，就主張爲了經濟改革的需要，將向西方貸款。同年三月二十二日，諾沃特尼又辭去總統職，蘇俄已經迫不及待，於二十三日在東德的德勒斯登(Dresden)召開華約國家緊急首腦會議，目的就在阻止捷克接近西方。這次會議的公報說，關於「帝國主義勢力對社會主義體系各國之侵略意圖及破壞活動應提高警覺」，是「特別重要」的一件事，與會者「意見一致」。公報又說明，與會國家將於最近講求具體措施以加強華沙公約組織，同時於最近召開關於東歐經濟合

作的首腦會議。

德勒斯登會議并未邀羅馬尼亞參加，四月二十六日羅共中央全會發表公報，指出：(一)德勒斯登會議以有關華約及「經互會」全體成員國的問題爲中心議題；(二)如無全體成員國出席，即不能加強該兩機構；(三)會後要檢討與成員國全體利益有關問題，不能將任何成員國除外。

德勒斯登會議，未能有效約束捷克。四月九日捷共公佈「行動綱領」，使「民主化」「自主化」步驟更爲具體。四月二十四日，捷總理切爾尼克(O. Cernik)在國會演說，暗示將承認兩個德國存在的事實，並將請求西方援助。

五月八日，華約國家首腦又在莫斯科舉行緊急會議，這次羅馬尼亞和捷克都被摒於門外。會議公報僅僅強調團結。據傳波蘭和東德在會中主張武裝干涉捷克，因匈牙利與保加利亞反對而作罷。

莫斯科會議後，駐波蘇軍即向捷移動。六月二十日至三十日，華約聯軍在捷演習以資恫嚇，但捷克高級知識份子七〇人，於六月二十七日發表「二千宣言」，抗議外國干涉，聲言將拿起武器支援政府。捷克政府也要求演習軍隊迅即撤出。於是蘇、波、東德、匈、保五國，聯名邀請捷克於七月十一日出席在華沙舉行的另一次緊急首腦會議，捷克予以拒絕，但建議各國赴捷分別會談。

七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前述五國在華沙舉行首腦會議，決定向捷共中央發出一封聯名信。並於十五日發表公報稱，五國領導者「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交換了關於本國的情形，及捷克事態發展的情報」。

十五日蘇俄「真理報」轉載了東德「新德意志報」編輯部文章，其中說：「蘇聯的力量與政策，過去是捷克自由與獨立之堅固的基礎，現今依然如此。我們基於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義務，將全力支持捷克的社會主義。」「真理報」又轉載了波蘭「人民論壇報」的文章說：「社會主義國家中某一國的反動勢力，威脅着其社會主義的基礎，就是威脅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對於威脅捷克社會主義的反動勢力及帝國主義的陰謀，要斷然加以反擊，是符合全體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的。」

同樣是在七月十五日，捷共中央主管國防和安全保障問題的第八部長普爾布立克於接見記者時稱：(一)華約機構應修正其現有法規，保障各成員國

的平等權利，防止內部有侵犯各成員國主權及違反不干涉內政之基本原則的集團之形成；(二)捷克屢次指出華約聯合司令部有改組之必要，現今最高司令部均由蘇俄軍官組成，各成員國僅能派遣代表而無決定權，各國國防部長乃輔佐性的司令官，僅能負連絡責任；(三)華約機構應有一項條款，規定單方面決定駐軍其他成員國領土上，應予處罰。

五國聯名函件及此後的俄軍大演習，均未能迫使捷克屈服，蘇俄乃於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深夜、二十一日凌晨，從蘇俄、波蘭、東德、匈牙利基地，分十三路侵入捷克。這次進軍與一九五六年鎮壓匈牙利革命時不同，蘇俄邀了波、東德、匈、保等四國軍隊，以華約聯軍名義進侵捷克，而華約組織也就質變成對成員國實施鎮壓與侵略的工具。

四 東歐的裂痕與蘇俄的戰略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俄從波羅的海岸起，經中、東歐到亞得里亞海沿岸，建立了一個赤色的蘇維埃大帝國。有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半島，囊括在這個大帝國之內。過去，鐵血宰相俾斯麥(Bismarck)說過：「誰掌握了波希米亞(Bohemia)，誰就掌握了歐洲」。蘇俄把捷克關入了鐵幕，也就掌握了波希米亞。又東歐的羅沃夫(Lwow)和布列斯特(Brest)，乃自古兵家必爭之地，也是以往歷史上西歐征伐俄國的必經之路。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割佔了波蘭的寇松線(Cunzon Line)以東的領土，這兩個軍事重鎮，也就納入了蘇俄的版圖。

然而，時代究竟不同了。蘇俄地理上的戰略優勢，不容易永遠保持，一九四八年狄托和史達林反目，南斯拉夫就脫離了蘇俄的掌握。一九五五年華約組織的成立，有助於蘇俄對東歐的控制。但一九六〇年蘇阿關係惡化後，一九六一年六月，蘇俄潛艇八艘，被迫從阿爾巴尼亞的沙塞諾(Saseno)基地撤退，同年十二月蘇阿絕交，華約防務在巴爾幹方面就敞開一個缺口。

近年來羅馬尼亞的自主行動，很使蘇俄頭痛。但它在東歐不是一個太重要的國家，而且地理上也不與西方國家接壤。捷克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如前引的統計資料，捷克有二十幾萬軍隊(陸軍十七萬五千)，在東歐僅次於波蘭。因為它的工業發達，很多武器包括坦克車、噴射機在內，它都可大

量製造，且供給其他國家使用。它狹長的領土，與波蘭、東西德、奧國、匈牙利以及蘇俄等接壤。如果捷克脫離蘇俄掌握，則華約國家中，北面的波蘭和東德，和南面的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就被分隔在兩邊。

一九六八年八月九日，狄托訪問布拉格，聲言支持捷克。同月十五日，羅共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齊奧塞斯庫訪捷，十六日羅捷新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成立，規定「締約國之一方，一旦遭受任何一國或國家集團攻擊時，另一方立即給予包括軍事援助在內的援助」。一時盛傳羅、捷、南將組織「小協約國」以對抗蘇俄。於是，蘇俄等五國軍隊就侵入捷克。

在捷克事件之前，蘇俄駐東德的軍隊三〇萬(一說三十六萬)；駐波蘭二萬；駐匈牙利七萬餘。而蘇俄侵捷軍隊的數目最高曾達六〇萬人。連前此數字合計，蘇俄軍隊在東歐最高峯時，共達一〇〇萬人(註三)。不過，此後駐捷軍隊曾有減少(見後)。就華約國家言，這些蘇軍的任務，是對內而非對外。因此，蘇俄武裝侵捷後，羅、南及阿爾巴尼亞，都異常驚恐。而蘇俄也確擬乘侵捷餘威，要求羅馬尼亞允許華約聯軍入境演習，并有威脅南阿的企圖。羅、南均曾實行動員，準備抵抗蘇俄的侵略，而阿爾巴尼亞則於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正式宣布退出華沙條約，與該組織完全斷絕關係。

另一方面，毛共深恐蘇俄有效控制東歐後，會轉過頭來加強對毛共本身的壓力，因而盡量破壞蘇俄在東歐的企圖。同年九月十七日，毛、林、周致電霍查(E.Hoxha)和謝胡，支持阿爾巴尼亞退出華約，警告蘇俄不得動阿爾巴尼亞「一根毫毛」。十月一日偽「慶」時，毛共駐捷「大使館」舉行招待會，開十年來未有之例，邀請南斯拉夫駐捷代表參加。同時，毛共也停止對南斯拉夫的攻擊。十二月初，毛共總參謀長黃永勝訪阿，外傳雙方簽訂防禦協定，使毛共在阿爾巴尼亞的亞得里亞海岸，設置海軍及飛彈基地，可將東歐全部及蘇俄的心臟地帶，統統劃進毛共飛彈的射程內。如此，則南、羅、阿均納入毛共的核傘保護之下。毛共的措施，破壞了蘇俄在東歐的企圖。自然也就使俄毛關係繼續惡化。

五 蘇俄奔忙於毛共與東歐之間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烏蘇里江珍寶島邊境衝突事件爆發後，匪俄雙方

均加以利用。毛共特別加強指責蘇俄爲「新沙皇」，爲「社會帝國主義」，抨擊蘇俄的「國際專政論」和「有限主權論」，其用意在於對內煽動民族意識，打擊反對派，便利其召開九大，組織毛林新黨；對外破壞蘇俄在東歐的地位，影響未來世界共黨會議的召開。蘇俄特別強調毛澤東集團的「冒險主義」，俾在未來世界共黨會議中排擊毛共路線；它指責毛共與西德組成波昂—北平中心，俾促使東歐反匪以便利蘇俄的進一步控制；認定毛共反馬列主義，另組反共新黨，并指使王明（陳紹禹）公開出面鬥爭毛匪，藉以促成毛共內部分裂。

三月十七日，華約政治協商會議在布達佩斯舉行，當時吸引了世人的注目。一則這是去年蘇俄等侵捷後的第一次會議，以往蘇俄會擬在華約機構內設立超國家權力的常設政治委員會，用意在於加強蘇俄對華約國家的控制，雖曾遭受捷克和羅馬尼亞的反對，但據傳去年五月八日的莫斯科會議（捷、羅未被邀）中，曾經提出討論。當時參加會議的五國，後來既然出兵捷克，那末在最近這次協商會議中，蘇俄會不會再度把此一問題提出？二則這次會議在珍寶島事件之後，盛傳蘇俄將強迫其他華約國家，集體譴責毛共，甚至有組織象徵性國際邊防軍配置在中蘇邊境之說，這是否可能？

協商會議較預定時間遲了七個小時開始，僅僅開了兩個多小時就匆匆結束。它發表了一紙要求召開歐洲安全會議的聲明，和一份極爲簡短的公報。公報說會議通過設立締約國國防部長委員會的條例，以及聯合武裝部隊與聯合司令部的新條例。至於中共、越南、中東、捷克等問題，公報中均未曾提及。當然這並不是說，蘇俄沒有在會中提出匪俄邊境衝突問題，事實上，正是由於羅馬尼亞堅持它在匪俄衝突中的中立立場，反對共同譴責毛共，才使得會議遲遲開始。

根據三月二十三日合衆國際社發自布達佩斯的電訊，羅馬尼亞在會議中要求澄清關於國防部長委員會條例的涵義，要明文規定「華約聯軍不得在中蘇邊境糾紛中使用」。另據四月十五日合衆國際社發自貝爾格萊德的電訊稱，在這次協商會議中，蘇俄曾提議要外蒙加入華約組織，但被羅馬尼亞和捷克以「威脅華約機構的一體性」爲由，予以拒絕。羅、捷所担心的，乃是由外蒙加入的「量變」，會使華沙「質變」成共同對付毛共的工具。

國防部長委員會及華約聯軍與聯合司令部的新條例爲何，未見正式公布

。據法新社報導，三月二十三日維也納收聽到的布達佩斯廣播稱，國防部長委員會是一個最高的執行機關，執行政治協商會議的重要決定，并在各成員國同意下，策定軍事、產業、技術等計劃。又較早時，杜布契克曾於三月十九日在一篇訪問記中透露，會議通過的條例，使成員國在華約的指揮組織上獲得較高的發言權，可以參與指揮部。那末，如果說蘇俄召開會議的原意，是要加強它對華約的控制，其結果無疑是歸於失敗了。

協商會議之後，屢有華約聯軍將入羅演習的傳說，但迄未實現，可知蘇俄一時無法使它屈服。而三月二十八日傍晚，捷克人民爲在瑞典的一次曲棍球賽中戰勝蘇俄，舉行遊行慶祝，却演變成了反俄示威，搗毀了蘇俄的民航辦事處，蘇俄軍司令部也受到襲擊，而捷克軍隊也參加了示威。據三十日的「新華社」報導，示威羣衆的標語牌上，竟有「俄國佬要當心，在烏蘇里挑釁沒有好下場」等字樣。

三月二十九日，蘇俄照會毛共，要求恢復一九六四年的邊界談判。三十日至四月四日，俄、波、捷、東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毛共不理睬蘇俄的建議，却於三月底四月初，加強它對羅、捷的廣播宣傳。此項廣播開始於去年九月，過去每週捷語三小時，羅語兩小時，現今每天均有羅、捷語廣播，其內容當然是鼓動這兩國的反俄情緒。

三月三十日開始的軍事演習，是在波、捷、東德領土上舉行，保、羅、匈未曾參加（俄、保、羅已於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保舉行了三國聯合司令部演習）。四月三日，羅出席日內瓦十七國裁軍會議的代表艾柯貝斯克發表演說，要求撤離所有國家中的外國部隊，並譴責所有使用武力的行爲，包括「在其他國家的領土或邊境上所作的軍事演習」。

四月四日，布拉格傳出消息，捷克被迫同意蘇俄增派駐捷軍隊三師約四萬五千人，連同以前駐捷的六至七萬人，合計將增至十一萬五千人。七日，羅外長莫耐斯庫（C. Manescu）應邀訪俄，商談俄羅友好協定事。同一天，蘇俄「真理報」在社論中重申「布里茲涅夫主義」，亦即所謂「有限主權論」，認爲蘇俄有干預他國內政的權利。俄羅原有的友好協定於去年期滿，去年六月二十七日，蘇俄外長葛羅米柯在最高蘇維埃會議報告外交政策時，就聲稱俄羅新約業已草簽，不久可正式簽字。其所以遷延迄今，想係內容方面有所爭執。莫耐斯庫莫斯科之行，曾邀布里茲涅夫、柯錫金、包戈尼等訪

羅，但却力避簽訂新約。四月十日，齊奧塞斯庫在羅馬尼亞國務委員會及部長會議聯席會議上宣稱：「未經羅馬尼亞許可而派兵入羅，是違法的」。他說：「只有羅馬尼亞的憲法機關，才有決定羅馬尼亞安全與外交活動等等問題的資格」。十二日，羅共「火花報」的評論說：「有權將羅馬尼亞武裝部隊運用於任何行動，決定或批准外國軍隊在任何情況下進駐羅馬尼亞領土之唯一機構，為代表整個羅馬尼亞人民意志之根據憲法合法成立的機構」（註四）。

蘇俄爲了專心對付東歐，於四月十一日又向毛共提出備忘錄，要求毛共派員赴莫斯科，於同月十五日或毛共「所認爲便利的日子」開始談判。另一方面，於同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波、捷、匈及蘇俄西部上空舉行華約國防空演習，藉以恫嚇捷克。十七日，捷共舉行中央全會，杜布契克辭第一書記，由親俄的胡薩克（Gustav Husak）繼任。蘇俄對捷克的鎮壓，已獲初步效果，但那并不表示捷克人民以及捷共中的革新派，就此停止反抗。

這裡，我們還要附帶提及，蘇俄侵略捷克，增加其駐東歐的軍隊，已促使北約國家提高警覺。爲了慶祝該約的二十週年，四月十日、十一日，北約理事會在華盛頓集會，雖然表示願與蘇俄集團從事謹慎的接觸，但會議公報說，與共黨集團關係的任何改進，「先決條件必須完全尊重國家的獨立與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每一人民決定其自己前途的權利，以及不使用武力或武力進行威脅的義務等原則」。當捷共中央被迫作人事更迭後，美總統尼克森於四月十八日在記者會上，已事實警告蘇俄，對捷克的任何進一步的暴力行動，將不可避免地影響與美國的關係。

六 結語

去年九月十三日，阿爾巴尼亞退出華約時宣稱：「華約已遭到最粗暴的踐踏，已從一個防禦帝國主義侵略的手段，變成一個進攻自己成員國的手段」。

今年三月十八日，香港匪「大公報」指責說，華約的變質是因爲它被蘇俄當作兩種工具來使用，「對組織內部，它被用爲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控制和掠奪東歐各國人民的工具；對外，它被用爲同美帝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作交易，推行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工具」。

華沙條約組織的量變與質變

前引今年四月十二日羅共「火花報」說，華沙條約的建立，在阻遏對條約國的「帝國主義侵略」，「在任何情形下，其行動均不得擴及其他地區」。依我們看來，經過了量變質變之後，蘇俄想利用華約組織，以一個團結的共產集團去對付西方，已不可能；以一個統一的東歐去對毛共作鬥爭，或與毛共暫時妥協，以加強其對東歐的控制，同樣不可能。在去年八月捷克事件後，出兵的五國和其他東歐國家間有了裂痕。由於蘇俄不曾強烈支持東德在最近柏林危機中的強硬立場，二者之間也并不愉快。出兵五國不曾參加南共於三月十一日開始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捷共原擬參加而被阻止。而且，因爲捷克事件的發生，和「有限主權論」的提出，引起西方多數共黨的反感，使原定去年十一月召開的世界共黨會議，一延到今年五月，再延到六月五日。可是，四月間發生的捷共首腦更迭事件，是否會再度有所影響呢？這些問題，就在蘇俄也只好等待時間答覆了。

註一：轉引自一九六八年日文「世界年鑑」。註二：轉引自一九六八年日文「世界年鑑」。註三：引自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香港匪「大公報」「本報特稿」「華沙條約組織與反華黑會」。註四：羅馬尼亞於布達佩斯政治協商會議前，特建立自己的軍事委員會，宣稱只有它才能宣佈動員羅馬尼亞軍隊。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

中國共產黨史論

郭華倫著 第二冊出版

郭華倫先生巨著「中國共產黨史論」英文本第二冊業已出版，本書係銜接第一冊，自一九二七年匪黨「蘇維埃運動」起，至一九三四年五次圍剿蘇區紅軍止，凡此一時期內，有關匪黨之政策、組織、人事、匪黨內部鬥爭與分裂、蘇維埃區實況、匪軍叛亂史實，以及國共兩黨間之地下鬥爭等，不論及，著者握有第一手之翔實資料，以客觀觀點論著分析，為當前研究共匪黨史極具參考價值之學術著作。

本書凡七百餘面，廿四開本，精裝一厚冊，每冊定價新台幣二百八十元（航空另加郵費），讀者可向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六樓本所出版組或函台北市郵箱一一八九號洽購。